

南帆文集

10

这一代的表述

南帆文集

10

这一代的表述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一代的表述 / 南帆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8

(南帆文集; ⑩)

ISBN 978-7-5334-8171-1

I. ①这… II. ①南…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3482 号

责任编辑: 孙 丹

装帧设计: 一 丁

美术编辑: 季凯闻

Zheyidai De Biaoshu

南帆文集 10 · 这一代的表述

南帆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15 8377965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 版 人 江金辉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 350002)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396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8171-1

定 价 7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南帆，本名张帆，1957 年出生，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多次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目 录

浪漫·戏谑·魔鬼 — 1

写作与飞翔

——读林白的小说 — 8

抗拒遗忘 — 23

80年代与“主体问题” — 28

童真·隐喻·内心生活 — 34

纸上的王国

——关于格非的小说 — 37

反抗与悲剧

——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 — 44

文学史：核心概念的发现 — 56

优美与危险

——朱苏进论 — 62

饶舌与缄默：生活在自身之外

——李洱论 — 79

神话与城市 — 87

中心价值的阙如 — 93

历史的遗照

——读张力的小说 — 100

文明的悖论

——读韩少功的《暗示》 — 105

小说和历史的紧张

——读李洱的《花腔》 — 113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读柯平的《阴阳脸》 — 121

日常的奇异与奇异的日常

——评北北近来的小说 — 129

分裂不可弥合

——读林白的《万物花开》 — 137

叙述与经验的形成 — 144

笑声与阴影里的情节

——读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 — 154

底层经验：表述与被表述 — 161

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 — 167

找不到历史

——《秦腔》阅读札记 — 175

底层与大众文化 — 183

快与慢，轻与重

——读铁凝的《笨花》 — 188

传统与本土经验 — 196

丰富的“看”

——王安忆论 — 205

美学意象与历史的幻象

——读阿来的《空山》 — 211

回忆的文本

——评《致一九七五》 — 217

良知与无知

——读范小青的《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 — 222

深刻的转向 — 231

80年代：多义的启蒙 — 241

天姿卓绝 — 248

文学史的刻度与坐标 — 256

我们这一代的表述 — 264

“跨界”的半径与圆心

——序鲁枢元先生《文学的跨界研究》 — 269

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 — 279

剩余的细节

——读贾平凹的《古炉》 — 294

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 — 313

梦想、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 — 328

文学、家族与革命 — 336

当代文学、革命与日常生活 — 356

魔幻与现实的寓言

——莫言论 — 368

异常的傻瓜 — 376

网络文学：庞然大物的挑战 — 393

“寻根文学”的理论后缀 — 412

“水”与《老生》的叙事学 — 423

先锋文学的多重影像 — 431

敞开与呼应：文学形式、审美、历史 — 442

痛苦的复活

——读王安忆的《匿名》 — 451

乡土的持久煎熬 — 456

浪漫·戏谑·魔鬼

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这回我从《小说家》编辑部收到了如此不同的三部小说：孟秋的《撒旦福音》、马驼的《河水只能向前流》、东西的《痛苦比赛》。这三部小说从属不同的故事类型与文化背景，它们之间的叙述风格迥然相异；面对如此不同的小说，读者必将产生不同的阅读期待。人们可以称许秋菊的芬芳，人们也可以赞叹航天飞机的流畅线条，但是，这肯定是两种不可通约的快乐。的确，我可以分头谈论三部小说带来的种种感想，分头谈论三部小说的叙述技术，我却很难确立一个共同的尺度衡量这三部小说。这样，排列三部小说的座次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难题。

既然如此，我只能将我的判断更多地托付给个人的趣味和偏爱——某一类型的小说更易于投合我的视域，汇入我的期待。这样，我所公布的名单是：《撒旦福音》《河水只能向前流》《痛苦比赛》。公布这个名单的同时我已经猜到，许多读者肯定对于这样的排列持有异议。

我想首先谈论的是《河水只能向前流》。相对地说，这部小说与人们置身的庸常现实最为接近。

然而，这部小说给出的恰恰是一个突破庸常现实的浪漫故事。当然，

这里所说的浪漫不是周末的郊游或者在情人节送上一枝玫瑰花；这里所说的浪漫是某种击穿世俗成规的激情。这样的激情将他人的眼光和议论撇在一边，大胆妄为，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心意导演人生的剧目。

《河水只能向前流》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顺风满篷的商人突然脱离了惯常的轨道，抛下大宗的生意和追求已久的女友，陪同一个不知底细同时又病入膏肓的女人，天南海北地逛世界。他们企图在生命消失之前尽情地享用人生的盛宴。然而，这样的举动显然悖于常理；公司的上上下下纷纷猜测，一位昔日的同行甚至怀疑这个商人吃错了某种药物以至于丧失了理智。的确，世俗的现实已经接受不了这样的故事了。

世俗的现实拥有一套自己的符号体系。深圳是一个当今的冒险乐园，公司、客户、订单、外商、海鲜、卡拉 OK 包厢与手提电话共同组成了成功人士的背景和日常落脚点；这样的符号体系同样孕育出了自己的性爱故事，例如歌厅里面的陪酒小姐，或者像萨拉那样精心权衡过婚姻抉择。无论如何，这些性爱故事都将以货币的数目作为衡量尺度；某种程度上或者说，性爱的故事同样是一宗明码实价的生意。这样的背景面前，那种不顾代价、不顾前景的疯狂爱情确实有些难以置信了。

浪漫故事的出现表明，这样的背景和日常落脚点形成的生存模式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抵制。那种古老的激情冲开了精确的价格盘算，制造出一场源于内心深处的炽热燃烧。当然，《河水只能向前流》之中，货币并没有完全隐匿；酒店、旅行或者购物这种穿行于城市的爱情节目仍然是货币的拿手好戏。但是，一掷千金为美人与那种货币结算的性快乐已经完全不同了。

与许多浪漫的故事相同，《河水只能向前流》之中的激情渴望首先来自女主人公。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新型的“套中人”。她的全部渴望通常冷冻在灰色的套装、古板的鞋子和职务、文件背后，成为一种骚动不宁的无意识。也许，深圳的环境多少震动了她，种种陈旧的封条无意地松动

了，这种无意识骤然转化成生硬的行动——她笨拙而又矛盾地引诱了生意场上深感疲惫的他。然而，一旦躲躲闪闪的试探、矜持与犹豫过去之后，两个人一下子就明白自己需要什么。闸门骤然开启了，汹涌的激情出其不意地淹没了他们——这种激情的存在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意识到。

当然，世俗的现实并不会在这样的爱情故事面前轻易地退场。如果说，南方的自由氛围解除了种种多余的人事网络，那么，京城的机关仍然将她回收为一个标准的干部形象。她甚至不愿意与赶到京城、跪在风中的他当面对相。事实上，死亡最终清除了她身上残存的桎梏。死期将至使她抛开了一切既定的规则。在她看来，人之将死，这是摆脱原有舞台的最好理由，同时，他人也将以特殊的宽容对待将死之人的种种过失。死神尚未正式出场之前，浪漫短暂地充当了人生的主角。于是，她不再向周围隐瞒她与他的关系。

然而，命运恰是在这里恶作剧地捉弄了她。不知是当初的误诊还是爱情产生了奇迹，总之，她身上的疾病完全消失了。可是，她还能像往常一样面对现实吗？那些浪漫是死亡之前的舞蹈。如果死神不再如期前来赴约，那么，这些舞蹈的动作就会变成一种夸张的表演；这时，人们的所有宽容都会因为上当而转化成加倍的刻薄，甚至她自己也只能用嘲讽的眼光回顾这些经历。另一方面，她的内心已经将后半辈子的所有激情挥霍一空；她已经无法在未来的日子里持久地维护这种激情，他身上的厌倦之情已经隐隐可见，前面还有什么等着她呢？一切无不表明，尽管死神推迟了来临的日期，她却早就进入了死亡的甬道。疾病放过了她，但现实却不会继续接纳她。这个意义上，自杀的确是她唯一的选择。

《河水只能向前流》，这样的标题之中似乎隐含了某些无奈。人们是否有理由认为，这暗示了世俗现实的强大？浪漫只能因为死亡而获得某种特许，否则，现实的原则不可动摇——这就是追随在这个浪漫故事背后的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让人惊奇的是，同样称之为爱情的故事，《痛苦比赛》却使用了另一套叙述话语。这让人们再度察觉到叙述话语的功能：不同的叙述风格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悲剧转变为闹剧，即使作家将“痛苦”这样的字眼镶在标题之上。

《痛苦比赛》的引子就是一个闹剧的开端：几个年轻人——“我”、仇饼、马哈哈、肖丽——微醺之中偶尔在报纸之上发现一则奇怪的征婚启事。一个叫做阳爽朗的年轻女性企图寻找这样的男性为人生伴侣：他“可以没有高大的身材，没有文凭、工作和人民币，但必须拥有痛苦”。阳爽朗决定公开在应征者之中举行痛苦比赛，以此决定那个幸运的人选。这唤起了这些年轻人的好奇。经过电话侦察与实地勘探，他们不约地被阳爽朗的美貌所吸引。于是，他们跃跃欲试地加入应征者之列，试图用自己的痛苦经历赢得阳爽朗的芳心。

故事进展到这里的时候，一系列闹剧的条件已经具备。果然，随后而来的种种情节组成了一场又一场热闹非凡的滑稽戏。气急败坏地借酒浇愁，聚集在一起编造个人的痛苦经历，因为失望而捶胸顿足，由于嫉妒而割腕威胁……愈演愈烈的片断在一系列俏皮话的轰炸之下成为一幅又一幅语言漫画；叙述人仿佛装扮出一张张鬼脸诉说主人公可笑的哀怨之情。事实上，俏皮与痛苦之间的张力即是笑的源头。

小说选择了痛苦作为竞赛的项目，这饱含了讽刺的意味。如果不是为了应征，这些年轻人确实发现不了自己周围的痛苦。尽管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苦难历程。事实上，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既有的现实业已基本满足。发表一些小文章，偶尔闲坐清谈，不时喝一箱啤酒，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吗？显然，这样的基本满足源于生活目标的阙如。他们心平气和地迎接日出日落，以慵懒的姿态承受眼前的一切。不再有一个迫切的理想或者愿望成为他们的焦虑之源。这个意义上，马哈哈的演讲比赛倒是一个现身说法：他的痛苦恐怕就是找不到痛苦。在

在我看来，阳爽朗的征婚不过是幌子——小说所欲表现的毋宁说是这一批人的精神质量。的确，除了夸张的戏谑，还有什么样的语言更适合于再现这批人的精神质量呢？

当然，这部小说的闹剧背后还隐藏了某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些声音没有加入俏皮话大联唱。例如，小说之中的“我”未曾不顾一切地投入追逐阳爽朗的行列，他的言行与仇饼或者马哈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局外人的身份减缓了这个形象的可笑程度；小说的结束是一个接近于恶作剧的应验：仇饼虚构的情节终于在现实之中发生了——仇饼家的后墙倒塌下来，压住了仇饼母亲的左腿。尽管这样的结束仍然包含了嬉闹的意味，但是，过于严重的后果无疑会让人们的笑声变质；另外，小说之中多次无缘无故地出现了警车，凄厉的警笛与闪烁的警灯在小说之中增添了某种不安的气氛。也许，读者对于这些不和谐声音的评价有所分歧——这是使小说的线条更为丰富，抑或是削弱了小说的强烈程度？

相对于东西既有的小说，《痛苦比赛》可能是一种新的风格尝试。许多时候，一个作家的改弦易辙意味着突破自我的愿望，并且显示出必要的自信。这个意义上，读者有理由嘉许作家的勇气。然而，如果将一部作品抽出个人文学史而置于同类作品之中予以衡量，我仍然想表述我的两个小小的不满：《痛苦比赛》的风格可能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到王朔的一些作品，例如《顽主》。无论如何，作品之间的亲缘关系愈淡愈好。另一方面，《痛苦比赛》的结局让我有些隐隐的失望：我似乎觉得，小说的既有叙述有理由派生一个更为有力的结局，尽管我并没有能力详细地描述这样的结局。

从《河水只能向前流》与《痛苦比赛》转入《撒旦福音》，不少读者肯定会感到不适。相对地说，这是一部艰涩的小说。如果说，《痛苦比赛》之中的那些年轻人生存于某种轻佻之中，那么，《撒旦福音》则显现了一

种紧张的精神探索。或许可以说，恰是纷乱的精神迷津导致小说的艰涩。我相信，这种艰涩可能使一批读者兴致勃勃，同时，这种艰涩又是另一批读者感到厌倦的原因。

在我看来，可以借用《撒旦福音》的最后两句歌词概括这部小说的精神探索：“一个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人怎样抬头才能看得见天空。”然而，这样的精神探索并不是意味着叙述者对于人性的乐观。事实上，小说将“撒旦福音”视为一个游戏：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选择故事之中的一个角色，但所有的角色最终都会通向“撒旦”。这是否暗示，人性的深渊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魔鬼？

《撒旦福音》没有更多的外部动作。小说之中仅仅出现了一个人物的简单经历。事实上，小说的叙述指向了这个人物的内心——小说毋宁说叙述了人物内心的多重影像。这些影像所构成的情节在基督文化的背景之中获得了丰富的象征意味。

这部小说之中混合了多种语义单元。这些语义单元之间相互矛盾的解构关系与相互重叠的呼应关系形成了小说的复杂性。这里，我可以初步地划分这些语义单元：关于叙述者的另一篇小说《死是容易的》以及这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联系；关于母亲、父亲之间讳莫如深的历史；关于异常的气温与街道上的情景；关于十二名谜一样的小孩以及他们的答卷；关于南方小镇上的流浪生涯；关于孟秋、“我”、余刚的关系以及意识流片断；关于“我”与琴的关系；关于“我”在母亲寓所里看到自己寓所里所发生的一切；关于称之为“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如此等等。考察这些语义单元在叙述话语之中的功能，读者将发现多种声音的交织。例如，意识流的叙述通常意味了一种毫无修饰的内心图像，然而，“元小说”叙述的出现——暴露叙述者的存在，公开谈论叙述技术——却无情地破坏了意识流所产生的真实感；“我”与“琴”的关系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但这个情节片断却在“我”与像“琴”的陌生女人的对话之中削弱了分

量，甚至渐渐成为一个不太真实的影子。

熟知西方文化的读者肯定察觉到，小说之中的诸多语义单元都若隐若现地与基督的故事原型发生了呼应。父亲的缺席，十二个门徒，南方的流浪，如此等等；“撒旦”这样的概念直接来自基督文化。种种理性难以解释的事件反复出现，这同时暗示了神学的背景。这样的意义上，“‘我’在母亲寓所里看到自己寓所里发生的一切”这个情节片断尤为重要。这是一个欺诈与强暴的故事。小说并没有指明施暴者与受害者是谁。可是，泛指毋宁说是一个暗喻：所有的人都可能产生这样的行为——魔鬼无所不在。

我已经说过，《撒旦福音》是一部艰涩的小说。我无法肯定我的解读能够得到多少读者的赞同，也许标准答案并不存在。然而，这部小说的艰涩导致了 my 解读兴趣，这首先就是一种成功。

一九九八年四月

写作与飞翔

——读林白的小说

记忆型作家

这似乎不可避免——林白的小说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冲突的前沿。一批人的眼里，林白如同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学代表之一，林白的前卫姿态与叛逆勇气向男权文化发出了无畏的挑战；另一批人眼里，林白似乎患上了“暴露癖”，这种怪异嗜好只能从公众那里换取道德的谴责，夸张的反文化行为必将迅速地成为商业文化的同谋。上述的冲突显然可以追溯至 90 年代的文化氛围。90 年代的文化谱系之中，女性形象、解放、道德、商业文化无一不是纷争的源头。

卷入纷争的漩涡并且承受种种压力，这不是林白的初衷；对于林白说来，“前卫”的称号与妨碍道德安全的抗议都无法阻遏巨大的写作欲望——一种从记忆内部涌出的写作欲望。这几乎像一种本能的冲动。人们没有理由将林白的小说列入乔伊斯、卡夫卡或者博尔赫斯所缔造的文学传统之下。尽管林白的小说不时出现预言的应验、神秘的诡异气氛、隐喻的奇怪解释，但是，这一切并未形成一个精致的寓言。人们无法在这些小说背后找到一个隐蔽的主题结构。所有的涵义已经在叙述的平面上敞开。种种

故事的意义在惊叹、感慨、猜测、解说和补叙之中一览无余。也许，人们可以从林白的叙述之中察觉某种迫不及待的倾吐。这与其说源于强大的想象，不如说源于汹涌的记忆；与其说源于博尔赫斯式的奇思异想，不如说源于卢梭式的坦率。一切情节仿佛已经现成地积压在内心的仓库，等待一管笔将某一扇神奇的大门开启。因此，在我看来，林白是一个记忆型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想象型的作家。林白承认，回望是她写作的一个基本姿态：“在我的写作中，记忆总是像雨后的云一样弥漫，它们聚集、分离、重复、层叠，像水一样流动，又像泡沫一样消失，使我的作品缺乏严密的结构和公认的秩序。”^①《守望空心岁月》的最后一个部分描述了记忆所产生的欣快之感：在一个仅有四根手指的巫女引导下，“我”通过一个无数镜子镶成的盘旋式楼梯来到滑梯口：“闭上眼睛，我把身体往前一送，顷刻就感到了飞快的下滑，我感到滑梯在消失，身体的重量在失去，四肢如花朵般重新张开，我的额头与过去的岁月再度相逢。”

记忆是个人履历的重新书写。林白的小说具有明显的自传意味。人们首先可以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意象或者故事片断曾经反复地浮现在林白的众多小说之中。黄麻地里的芭蕉叶，月白色的绸衣，虚构的女人，通向地狱之门的河流，故乡的女演员，黑黝黝的地铁站口，如此等等。可以想象，仿佛有一条暗河串通了林白的众多小说；某些意象或者某些故事片断经过一段漂流之后仍然会定期返回原处。显然，一些经历和意象深刻地烙印在林白的记忆底片，可能出其不意地在某一部小说之中显影。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些意象或者故事片断业已是林白文学构思之中的某种原型。

当然，如同独特的想象是作家个性的标志，独特的记忆是以与众不同的方式阅读自己的经历。独特的记忆意味着，一个人拥有集体记忆之外的秘密生活。如果考虑到记忆比想象更难于冲破经验事实的枷锁，那么，记

① 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林白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